

◆ 流年碎影

## 女知青的“猪倌”岁月

宣兴平



春日 盛利者 摄

1975年12月,怀揣着“到农村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理想信念,我背着铺盖告别父母,来到六安县双河区九十铺公社墩子湾大队苏大庄生产队。四间简陋的黄草房,西边的一间做厨房,最中间的是客厅,两头当作卧室。条件有限,我们便把干净的稻草当作垫背,把墨水瓶改造成简易小煤油灯。每天早晨,当队长的哨子声吹响,我们带着劳动工具去上工,晚上再回到黄草房里休息。

春天要干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把池塘里沉淀的淤泥挑到较远的田间中,肥沃田间土地。在劳动中,我发现拿铁锹的人多,担运淤泥的人少,有“窝工”现象。第二天我便主动挑起淤泥的担子,希望大家做一个好榜样。但是两天下来,右肩膀被磨得红肿。妇女队长从家里拿出一个留肩子让我戴在肩上,减轻摩擦。

插秧时节,大伙儿都光着脚板一齐下到田间,冻得腿脚直打哆嗦。插秧要一边弯腰一边后退步,始终低着头,几天下来眼皮已经肿胀。可是谁也不敢落后,生怕影响整个小组的进度,只能默默坚持。好在大家互帮互助,旁边的乡亲们也耐心指导,担泥、插秧的活儿渐渐上手,进而熟练。

两年下来,插秧割稻、锄地、薅草、打莲枷、手摇水车等农活都已会做。队长和社员们看在眼里,说我能吃苦耐劳,没有娇气。1978年春天,队长接到指示,要把副业和养殖业搞起来。队委会决定整修旧的养殖场养猪,开会讨论了两个晚上,广泛征求大家伙的意见。坐在我身边的妇女队长小声说,小宣,不妨你来试试,有困难我们大伙儿来帮你。坐在我右边的刘大叔说,小宣,从你平时干农活儿就能看出来,你是一个不偷懒又做事认真的人,能胜任这份养猪场的活儿。我很犹豫,养猪这活儿既脏又不自由,而我又是女同志,太没有面子了,而且还要附加一个照顾五保

老人王大爷的事。思来想去,想到队委会和社员那么信任我,想起在临近毕业时,我在学校召开的“上山下乡动员大会”上满腔激情带头发言,我便同意了。

两位队长从集镇上买来四头仔猪,两头稍点的做母猪饲养。我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借到有关养猪的小册子,看了几遍。猪圈里里外外扫了又扫,边边角角撒上石灰粉,用盐水清洗猪食槽子,又把生产队储存的山芋藤及瘪稻挑到两公里外加工成饲料。就这样,我成了“猪倌”。

每天早晨洗漱完毕,我赶到养猪场,配好饲料,用温水搅拌均匀盛到每个猪槽里;中午抽空给王方富老人做一顿饭;下午有空就到附近挖几块菜地,种上菜蔬,给大一点的猪搭配点青饲料。四个月过去了,毛毛小猪从十多斤重长到七八十斤重,队长也

时常来到猪圈检查工作,给予我充分肯定。

七月下旬的某一天夜间,下了一场暴风雨。一大早,我到了猪场,一看傻眼了,整个院子的水约有一尺多深,上面飘着猪粪。没有深筒胶靴,如何处理眼前的内涝和垃圾?去喊队友?还有那么一段路程。耳闻嗷嗷求救声,我不忍离开,当即把裤脚卷到膝盖以上,冒着风雨,用铁锹和木棍疏通各个涵洞口,水逐渐退了,我铲走猪粪,又给每头猪舀上饲料,忙碌一个上午。筋疲力尽回到知青小组时,两只脚掌、脚背痒得钻心,用温水洗了几遍,都不管用,后来才知道是染上了猪粪的毒素。上海知青叶俊玉看在眼里,拿出珍贵的香皂让我擦洗,才逐渐好转。

几个月后,猪场的两头母猪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,先后产下了十八

头猪崽。早上我来到猪场时,两头母猪分别躺在圈栏重,怀中各有几头小猪在吮吸母乳。它们一个个毛茸茸,肥嘟嘟,清一色的白猪,长长的身躯,两耳低垂,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,贼溜溜地转,见人来了一点也不害怕。它们只顾一个劲儿地挤着吃奶,稍小点儿的被挤得嗷嗷叫,乱扑腾,场面好不活泼。

回转身,我快速向生产队队长汇报了这一喜讯。等他们一行赶到,两头母猪已经带领各自的猪崽在猪圈中晃悠。队长伸出了大拇指,夸赞道,小宣,猪场能有今天,你的功劳大大的。我满心欢喜。第二天一早,我便从知青点步行十几里路去双河镇,从豆腐店里买了六十多斤豆腐渣挑回猪场,加工给母猪增添营养。在我的精心照料之下,不到一个月,猪仔一个个毛发油亮,长到近二十斤。晴朗的早晨,我就把这群猪崽放到院子中,让它们追逐嬉闹。

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,劳累一天的我倒头就睡,很快就进入梦乡。朦胧之中,我好像听到异常的响动,一骨碌披上衣服下床,打开手电筒来到猪圈旁,只见一个黑影,似狼似豹,从猪栏之中一跃出去,逃之夭夭。当时我被吓得头皮发麻,浑身冷汗直冒,转头巡视一看,猪圈内的小屋顶上方有一个大窟窿,地上一头猪崽被那个不知名的动物吃得只剩下一堆白骨和一滩鲜血。场景惨不忍睹,我既惊恐又害怕!天一亮,便汇报给生产队队长,大家一起修缮猪圈。

四年多的知青岁月,有起早贪黑的辛苦,也有穷乡僻壤的限制,但我在那里学到了中国农民身上的朴实、善良、勤劳的品行。虽然劳累,但是经过在田间地头与一草一木的接触,深刻体会到了那片土地带给自己的踏实与安宁。也正是这份感受,鼓舞着后来的我无论学习还是工作,始终脚踏实地、勤勤恳恳。

◆ 边走边看

## 何以淮南

——从电视剧《六姊妹》看一座城的文化觉醒

黄丹丹

乙巳春节的央视一套黄金档,电视剧《六姊妹》以淮南方言拉开序幕,关于淮南的集体记忆被瞬间激活。淮南籍作家伊北以家族叙事为笔,以城市变迁为墨,将半个世纪的烟火人间浓缩于一方荧屏。何以淮南?答案或藏匿在九龙岗斑驳的砖墙上、淮河码头渐次消逝的汽笛声中,六姊妹命运交织的每一个时代转角。

淮南的文化基因,深嵌于其独特的地理褶皱与历史断层间:北倚淮河,南拥楚风汉韵。两千年前,楚都寿春的巍峨宫殿与汉淮南王刘安编撰的《淮南子》,早已为这片土地埋下“兼容并蓄”的哲学密码。而近代的工业化进程,则在其肌理中刻下另一重烙印——淮河与煤矿,一明一暗两条命脉,共同塑造了这座城市农耕文明的温厚与工业文明的粗犷。



剧中何家从扬州江都迁居淮南的轨迹,恰是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浪潮的缩影。彼时,全国20万移民涌入淮南,南北文化在此碰撞交融。何常胜操持的“扬州修脚刀”与矿井深处的机械轰鸣,构成微妙隐喻。正如《淮南子》言:“万物有所生,而独知守其根。”这座城市将移民的离散与工业的阵痛,转化成生存的智慧。

淮南自带戏剧张力。作为资源型城市,它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百里矿区灯火不眠的辉煌,也承受着转型期煤城转身的阵痛。个体命运被裹挟入国家叙事,市井烟火与时代洪流共生共存,剧中六姊妹的人生轨迹,与这座城市的兴衰同频共振。大姐家丽扎根老国企的坚守,小妹家喜南下经商的突围,是淮南从煤电独大到多元

发展的现实映照。那些被镜头定格的民国建筑群、老厂区筒子楼,是带有怀旧符号的城市历史备忘录。

何家老宅在旧城改造中轰然倒塌,淮河码头被现代物流港取代,伊北捕捉到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消逝,更是传统伦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嬗变。剧中母亲刘美心那句“姊妹就是打断骨头连着筋”,既是对淮南人所秉承宗族观念的致敬,也是对现代性冲击下亲情纽带的深切叩问。这种撕裂与弥合,正如淮南这座城市在工业化与后工业时代的身份挣扎。

《六姊妹》的影视化,堪称一场文化考古行动,剧组在淮南的勘景如同地质勘探。淮上码头废弃的吊机被重新粉饰,九龙岗民国建筑群的衰草被光照耀,田家庵老街区晾晒的棉被是年代叙事的注脚。这种实地拍摄,让城市本身

成为叙事主体——五万件老物件的考究陈设,上万套做旧戏服的真实质感,为淮南编织出厚重的历史织体。

当剧中人物穿梭于淮南实景时,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戏剧空间,更是被艺术激活的城市记忆。伊北的创作并非单纯的乡愁贩卖,他以知识分子的自觉,将滚烫的牛肉汤、焦香的油酥烧饼、巷道邻里间的家长里短,转化为隐秘的文化认同。这种去符号化的地域表达,让《六姊妹》超越了家庭伦理剧的范畴,成为一部真实而丰富的淮南影像志。

《六姊妹》的破圈,标志着淮南从被讲述者到自我言说者的文化觉醒。它提供了一种工业城市转型的另类方案:不是拆除重建,而是从历史褶皱中打捞文化基因。正如剧中家艺创办的“姊妹食堂”将传统面食创新为网红产品,淮南正试图将楚汉文脉、工业遗产与生态资源熔铸成新的文化IP。

这种觉醒具有普适价值。在中国城镇化率突破三分之二的当下,无数“淮南”正面临身份焦虑,是彻底告别工业遗产轻装前行,还是从历史积淀中寻找新动能?伊北借《六姊妹》作出回答:真正的未来,从不是对过去的背叛,而是对其最深刻的理解。